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从“哈韩剧”看“哈韩”青年

吴娅丹 | 最后更新: 2004-3-1

从“哈韩剧”看“哈韩”青年

吴娅丹

当现代韩文化带着精华与糟粕成为一种新崛起的社会亚文化形态之时，利用主导的话语权力对其加以拒斥无疑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尊重个体，尊重差异，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保持宽容的心态，正是现代社会必备的素质。

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那些发生在邻国的浪漫故事已经在中国的两岸三地轰轰烈烈地上演。自从1997年央视首次播出《爱情是什么》创造了收视奇迹后，随后的一系列韩国电视剧就带着如仙如画的异域风格，以强劲的势头逐步占领了中国的电视荧屏。那么，“韩剧”能够迅速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立足并且闯下一片天地的杀手锏究竟是什么？

蔓延的“韩剧”效应

一时之间，俊俏明星+出色脚本+精心制作就成为“韩剧”的生动代言和夺目卖点。一群俊男美女，演绎着蕴涵深刻的人生哲理或者轻描淡写的浪漫诗意，一举手一投足都牵引着你的视线，触动你的神经。虽然“韩剧”多是表现小人物和小事件，有时甚至婆婆妈妈，家长里短，可是却有着像自然风一样飘逸清新的风格，平凡中见隽永，无意中见细密。简洁的台词、动人的细节，配上精心设计的唯美画面和情到深处意转浓的音乐，处处浸透着朴素的质感和甘冽的清香。“韩剧”就这样凭借着卖相清秀、口感别致、回味悠长的特质成功地俘获了“哈韩族”的心灵视线，一度成为中国电视荧屏的娇宠新贵。于是，这被叫嚣得沸沸扬扬的“韩剧效应”十分自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韩货”出版物空前繁荣。随着一部部风味独特的“韩剧”纷至沓来，大热荧屏，与之相关的音像制品便粉墨登场，大展拳脚。不但各种“韩剧”光碟供不应求，男女老少“排队”等候，剧中悠扬动听的主题歌和插曲更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大播特播。虽然听得懂韩语的人寥寥无几，但是据了解，武汉某高校附近的一家小音像店平均每天就能销售至少15张“韩剧”CD和10张VCD歌碟。要是赶上哪一部“韩剧”正在热播，卖到断货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与此同时，“韩剧”的影视同期书也是出版一本火一本。由北京知己图书公司策划出版的“超级韩流”系列畅销无阻，在市场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书中感人的对白也立刻成为流行的经典，写进了年轻人的时尚爱情语录。

流行元素，引领时尚。“韩剧”中的人物拥有耀眼的时代感，他们的服饰、发型、化妆总能彰显个性，牵引时尚。《蓝色生死恋》使格子裙和黑西装白衬衫刮起流行风；而《冬日恋歌》播出后，从裴勇俊飘逸的金发到崔智友“无助”的短发，再到剧中李民亨时尚的围巾，PAUL SMITH的眼镜，POLO的毛衣、羊绒长外套，甚至包括民亨藏在雪球中送给唯珍的北极星项链，无一不成为新新人类津津乐道的流行话题。

旅游形象大使，“韩剧”一马当先。自从“韩剧”把目光转移到风景如画的野外，它就成为韩国最生动最权威的旅游指南。由于外景漂亮加上播出大获成功，《蓝色生死恋》拍摄地高成花津浦的海滩、平昌郡的枫叶路，《冬日恋歌》拍摄地江原道的湖边和南怡岛的滑雪场，立刻成为时尚男女约会观光的旅游胜地，就连台湾歌手小美也专程赶赴江原道为新歌的MTV取景。据调查，韩国正成为许多年轻人最想观光的亚洲国家之一，只因为觉得那里的林荫道散发着温柔，雪景美得没话说，连空气都透着致命的浪漫！

亲和好奇的“韩剧”魅力

当然，谈起“韩剧效应”蔓延的社会心理机制，我们不能不提到人们与生俱来的从众与模仿。这种既要树异于人，又要求同于人的矛盾心理共同支配着年轻一代对时尚的界定和追求。同时显而易见的是，“韩剧”用童话般的环境和际遇建构了一个绚烂无比的虚拟舞台，为无数处于情感真空的年轻人提供了寄托梦想、体验真情的世外桃源，从而满足了他们归属和爱的需要。

然而对待这一问题，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以上的解释模式中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们无休止的好奇心。众所周知，所有新鲜刺激的人、事、物都能引发人们非同一般的兴趣和探究本能，我们姑且把它称作“绝对好奇”。可是美国最新的一项有关人类心理的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对于和自己相貌相似的人会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好感和兴趣。基于这种启示，加之以上分析过程中我们也隐约得到关于这种心理的某些信息，于是我们在这里大胆推测一种“亲和好奇”的存在，并且试图运用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寻人们对“韩剧”忠心拥戴、极力推崇的心理根源所在。

在此，我们把“亲和好奇”定义为由某种亲和力的牵引而激发起的好奇心的扩张。本文中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同源文化差异性的好奇”。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共同生活环境所产生的语言的、风俗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等共同的文化特质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圈。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几千年来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知识信仰，特别是深受儒

家思想的熏染，两国由此拥有许多相似的文化母题，如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教等等。再加上同是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所以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韩剧”有一种天生的、纯粹的亲切感。

可是，正如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又存在着不同于其他的特殊社会目标，因而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即文化上的精神形态特征。随着全球性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和其所处环境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剧，同源文化的差异也由此分化和显现出来，其结果是各民族独有的历史个性和精神气质在这种分化中变得更具魅力：几千甚至几百年前仍与我们分享同一套文化体系的韩国同胞，在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之后，究竟丢弃了什么，保留了什么；他们如何缓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又是怎样在斑斓的霓虹下演绎种种真情的呢？

“韩剧”的秘笈和启示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中国观众的好奇本能被极大地激发并释放出来，自觉不自觉地涌进了“韩流”大潮。就像以“金发碧眼”为特征的西方文化难以在东方的领土上掀起狂潮，归因于太多久远的因素造就了我们太多的不同，所以总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可是忽然有一天抬眼看电视，“韩剧”中可笑、温暖的家庭纠纷，老小孩的爷爷，严厉的父亲，唠叨的母亲，挣扎在人海中不那么如意却快乐地生活着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欢笑或悲伤，都是那么熟悉；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方式，却流露着相同的遗憾和委屈。在这个纷繁快速的社会，自己来不及装裱的记忆就这样讲述出来，很多被忽略的情节就这样不经意地呈现，让人心里温温热热，眼里暖暖润润，更是沉浸在一种感受异域风情的兴奋和满足之中。

所以，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能够在解析了“韩剧”的种种卖点之后，更深刻地领悟它在中国所向披靡的秘笈和启示。

中国观众较为认同的审美趋向、感情取向和内心潜在追求的生活方式，在“韩剧”中有较为圆满的融合。就在一些平常和琐碎中，对感情的思考、对社会弊端以及人性弱点的揶揄批判，如润物细雨般浸入人心，构建了我国观众从根本上接受和喜爱“韩剧”的最坚实的基础。“韩剧”中现实的血腥与冷酷最终会被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和宽容所温暖；它的现代感令人眼花缭乱，可它骨子里的忠孝仁义却更加耀眼夺目；它的爱情含蓄郑重，不复杂，也没有杂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小细节，就表达了脉脉温情。在“韩剧”里几乎看不到男女主角亲热的镜头，他们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但总是隔着一点干净的距离。难怪许多男同胞也表示：“韩剧”最大的特点是它很健康，很好看，老少皆宜，适合全家人一起看。

“韩剧”所表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韩国的导演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同胞拍电视，“韩剧”所表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随意温暖的小吃馆和街头排档，繁华的闹市区和陈旧的小街道，透射出韩国人现代抑或简单的生活基调，由《华丽的季节》和《锦绣年华》等剧中所呈现出的城市、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惯，展现了独特的“泡菜文化”。这样夹杂了韩国独有的文化习俗的爱情故事，以不同于中国的另类思维方式娓娓道来，在观众看来才更有兴致，更“够味”。

“韩剧”直指人心人性，它所表达的鲜明的民族情怀、冷峻的问题意识和对人性 and 爱的信心让人倍

感温馨。在《看了又看》中，当普通百姓在饭桌上为国家的环境污染担忧不已，当那位七十好儿的奶奶教训自己的女儿说道：“在我们这种石油还要靠进口的国家，你一个不上班的女人开什么车”时，我们无法不对这个民族肃然起敬。

“韩流”中的理性思考

一边“韩剧”播得红红火火，另一边讨伐之声不绝于耳。有人说“韩剧”像美丽的泡沫勾划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正在成长、学业未成的孩子想入非非，行为怪异；有人说大量出现的“哈韩族”虽不是品行不端，没闹出什么大事，但也只能用“物质”和“享受”为之定位；还有人说，“韩剧”风行竟然蒙住了自然和真实的眼睛，引发了遍及东南亚的整容风潮；更有人认为，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的我们怎么能容忍“韩流”的肆意泛滥，作威作福？说是文化冲击也好、侵蚀也罢，担忧也好、气愤也罢，总之，我们无法忽略随着潮流而来的火药味道和弥漫的青烟。

我们不能否认，让学生看着有共鸣大嫂看着有回忆的是“韩剧”，让女人甜蜜地笑也能让男人动情地哭的还是“韩剧”。在这一不争的事实面前，抱着“我族中心主义”的义愤填膺者是那么虚弱无力，束手无策；而那些企图在这股潮流中顽强抵抗或者“全盘韩化”的行为更是幼稚可笑。

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文化论》中曾经出色地表达过一种观点：“一切文化要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的，而且是有效的。”换句话说，人们及其存在的社会内在结构对于某种文化，无论是在历时态上还是共时态上，都表现出一定功能意义上的选择性。一旦被确认为有效，它就打开了传承或者传播的大门，是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的。同时，人们在这一过程中，从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出发估价和确定这种文化的价值，还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识，实现了所谓的“文化增殖”，显然包含着主动参与的意义。所以，当现代韩文化带着精华与糟粕成为一种新崛起的社会亚文化形态之时，利用主导的话语权力对其加以拒斥无疑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尊重个体，尊重差异，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保护宽容的心态，正是现代社会必备的素质。

应对“韩流”与开拓中国文化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韩流”的冲击，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的整合与繁荣呢？

重视教育的示范和引导。社会要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必须实行自我控制。文化控制就是一种建立、强化社会行为规范的心理过程。教育是文化，赋予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心理；但同时，教育也是社会实现文化控制的一个有能力的自我组织系统。我们重视教育的示范和引导，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敌人和控制“越轨”，更为重要的是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审美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将其纳入社会的规范体系中，以保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同时，在高速信息化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忽略大众传媒对于文化控制的重大意义。这场由电视引发的浪潮理应由媒体担起一部分平息的责任。少一些金钱势力、虚荣美貌的渲染与报道，多一些真诚友

善、自强不息的推崇与提倡，有意识地强化外来文化健康、合理的一面，才是大众传媒对民族负责，对下一代负责应有的表现和应尽的义务。

制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味大餐。当然，仅凭控制就想改变局面是不切实际的。面对多变的现代社会，急需提升民族精神的同时，一个轻松愉悦、健康向上的消遣空间同样必不可少。所以只有制造出适合我国国情又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型偶像剧，才是对“韩流”来袭最直接的应对和反击。

开拓中国文化的春天。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获得新的社会学属性的过程。正是因为中韩两国文化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才使韩国文化的风行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我们也惊喜地看到目前韩国国内出现了沸腾的“汉潮”。汉城的书店摆满了《中国见闻录》等与中国有关的书籍，还有人提出要在汉城建立中华街。在韩国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第二外语由法语和日语改为汉语，汉语和文化专业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英语和日语专业。“汉语热”升温的同时，韩国人最喜欢的观光地也由原来的日本变为中国。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国这个古老民族在传统的重负之下迈向现代化之际，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深沉的文化积淀，在21世纪的种种机遇与挑战面前仍然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如何更加积极地将中国本土文化植根于年轻一代的心中，进而把其推向亚洲，推广到世界，就成为目前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迫切要做的不是赶走寒冷的冬天，而是要带着民族自豪感，迎着直面吹来的“韩流”，开拓中国文化崭新的春天。

吴娅丹：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珑玲

[\[返回首页\]](#)[\[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